

城大反國教容不下異見

罷課僅200人參與 反對者遭謾罵圍攻

吳克儉承諾不設國教筆試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晚出席青年交流會，與年輕人就中學文憑試交換意見，卻被反國教學生組織學民思潮「踩場」，要求撤回國教科。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未因政府作重大修訂而平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晚出席青年交流會，又被反國教學生組織學民思潮「踩場」，要求撤回國教科。吳克儉承諾，未來五年的新高中課程不會將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也不設筆試考核。青年事務委員會昨舉辦青年交流會，吸引逾百名學生及年輕人出席，交流會主題為「香港中學文憑試——多元出路，各展所長」，但期間「學民思潮」成員高舉標語及大叫口號要求當局全面撤回國教科，質問吳克儉為何不出席城市大學反國教活動，又引述報道稱，國民教育科將為新高中課程的必修科，並設有筆試。

吳克儉會後澄清，有關報道屬誤傳，承諾未來五年的新高中課程不會將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及設筆試。換言之，學生毋須擔心將被「威逼」修讀該科目。回應昨日下午為何不出席城大的反國教活動，吳克儉表示，「我今天有六個會議，尚有兩個會議未完成，但很尊重社會人士表達意見的自由，希望絕食人士小心身體。」之後會否到城大，他說要視乎時間，但強調很重視與年輕人溝通，亦很珍惜與年輕人聚會。

教育城網上新增文憑試題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香港教育城的「網上試題學習平台」進入第四年，今年將新增中、英文科公開試聆聽部分試題，及第一屆文憑試試題；平台亦會全面升級，可用手機瀏覽平台。

教育城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繼續合作，至今吸引超過120所中學使用。除了原有歷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經濟、地理、電腦及資訊科技科共七科的會考試題外，將會新增第一屆文憑試試題，及中、英文科公開試聆聽部分試題。

牛津出版社老總李慶生出殯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八月病逝的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區域董事總經理李慶生，昨天舉殯並火化，特首梁振英和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等致送花圈，數逾二百個。香港出版總會議決推薦他參選今年的傑出出版成就大獎。

享年五十七歲的李慶生，祖籍廣東東莞，先後就讀於東莞同鄉會小學、培聖中學、文理書院和伍華中學，畢業於香港大學翻譯系。從事出版事業三十年，一九九〇年加入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起成為第一名出任牛津區域董事總經理的中國人。牛津出版的悼念特刊《懷念》透露，李慶生領軍牛津（中國）二十二年，其盈利仍佔牛津全球十大分社之首。

李慶生自稱「一個熱愛出版的出版人」，有工作痴之稱。先後出任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副主席、香港版權影印授權會副主席和香港出版總會副會長，被譽為香港出版企業的靈魂人物。

聯合出版集團總裁陳萬雄稱讚他「勇於任事，肯承擔。事，他一定會做，而且會做好。」教育圖書零售業商會會長許超明，懷念他發起「優質書店」活動抵制翻版書。李慶生患病七年仍堅守工作，離世兩星期前仍在為出版界出力，漢榮書局董事總經理石國基敬佩他「對工作的全情投入確實令人肅然起敬！」版權影印授權會副主席李家駒透露，香港出版總會議決推薦李慶生參選今年的傑出出版成就大獎。

反國教者拒溝通 要不得

教育觀點

幾位朋友在飯敘間談論近日國民教育事件，各有感受和意見，有搖頭嘆息的，有憤怒嚴斥的，有憂傷不安的，也有支持學生的。

支持學生反國教行動的朋友認為，受現今教育倡議創造力和思辨精神下，學生不再是昔日唯唯諾諾固守成規的一群。年輕人擁有活力衝動，加上科網發達衍生的資訊學習渠道多不勝數，這些都可為社會注入新動力新思維新見解，年輕人有關注社會政策的制定、勇於表達和爭取理想之心，應是可嘉可喜之象。

反對的朋友既憤怒又憂慮，他們認為十來歲的孩子心智仍未成熟，對國情世事尚未充分理解，對複雜的歷史政治知識等未能仔細分析，往往在一知半解、主觀判斷、人云亦云，和被某些敏感政治事件影響下，情緒容易高漲並以激烈的方式進行抗爭。學生咆哮怒罵時的嘴臉和拒絕任何商討的態度令人震驚又悲痛，人應有的自尊自重冷靜理性的美德往哪裡跑掉了？這是自己人的地方，不是敵國戰場。單方面的解說、獨大的決絕加上以死威脅要人就範，行徑匪夷所思，竟然用在反對推行國民教育這不成理由的理由上。朋友甚至認為學生和支持者不單是反國教，其實也在反特區政府、特首，甚至是

誓言「堅守思想自由」的香港城市大學罷課集會，卻容不下異議人士的一分鐘發言。城大師生對反國教科聯盟昨日於校內發起的「反洗腦」集會反應冷淡，近萬師生只有約二百人參加，城大教職員協會主席謝永齡竟公開號召學生報名參加「馬拉松絕食接力隊」。



▲希望理性對話市民Edwin，竟得不到一分鐘台上發言機會，甚至遭在場學生和校外人士起哄。實習記者彩雯攝

京港台大學生基層體驗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與北京及台灣的清華大學，合辦社會服務學習體驗「薪火計劃」，三地學生共同體驗基層艱辛。交流團團員陳琪琪稱，活動中的溯溪攀爬讓自己克服了心理關卡，收穫良多。

此次薪火計劃由香港、內地、台灣三地學校合辦，於香港、台灣及北京三地舉行。

來自北京、台灣和本港的三十位同學，一個月裡，走訪了深水埗住在板間房、天台屋的基層家庭，學習台灣自然田的有機耕作，體驗內地貧困山區的支

實習記者彩雯 通訊員胡曉璐

城大反國教聯盟將「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捍衛思想自由，堅守學術自由」等口號寫入集會誓言，又高聲要求與現任特首、城大前校董會主席梁振英對話。但集會卻堅拒反對罷課和絕食的市民黃先生要求作一分鐘發言。

部分參與者行為粗暴

集會開始後，黃先生高舉「要求與反國教群黨理性對話」的橫幅，要求在早前參加佔領政府總部行動時絕食的理大退休教師何芝君發言後，向集會者作一分鐘發言。城大反國教聯盟起初答應安排，之後卻加速完成幾項流程並宣布集會結束，不止關掉麥克風，還丟下一句「你自己同記者講，我哋（集會）已經結束。」

黃先生與本報記者談話期間，不斷有學生要轟他下台，有人更直呼：「大陸這麼好，你返大陸啊！」黃回應：「現在全港只得一種聲音，媒體報道有偏見，一面倒。」「反對不應該是這種方式進行。如果訴求是合理的便是民主，但現在以這種不合理的集會威逼就是暴民。」「我不是說共產黨沒錯，中國就是好的。」

四十來歲的黃先生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是沒問題的，反觀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史，雖經六四、大躍進、「文革」等挫折，但政府一直堅持改進，不斷進步，中國現在的競爭力有目共睹。「有團體一直抓住六四不放，如何評判應交由歷史，放在歷史課上討論。」「避免洗腦的方式應該是公開討論，而不是人多勢眾就當成真理。」隨後，大會叫來保安人員將他架離現場。

黃先生對集會容不下異議深表失望，勸喻年輕人深入內地看一看，先了解再出聲「否則又是另一種洗腦」。他希望梁振英政府推行政策時要多做公開討論，以避免市民被某方面觀點洗腦。

教。

中大聯合書院經濟學二年級的陳琪琪稱，小時候溺過水，一直很怕水，在台灣參加溯溪攀爬活動想裝病不想去，最終與團員們一起手腳並用，親近大自然，爬上十米瀑布，「克服這樣的心理障礙，相信自己以後都會有勇氣去面對很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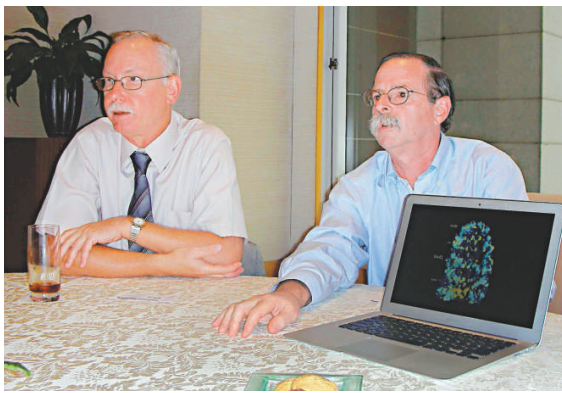
►中大聯合書院副院長王香生（左二），交流團領隊陳文軒（右一）與部分團員合影。本報記者潘婷婷攝

顛覆研究——腦退化醫治有望

本報記者 成野



在科學界，權威就是一個等待被挑戰的靶子。如果靶子長期未被打倒，人類就無寸進。敢於朝靶子射第一槍的人是勇者，射出最後一槍的是智者，2012年度邵逸夫生命科學獎的獲得者弗朗茲·烏爾里奇·哈特爾



▲邵逸夫生命科學與醫學獎得主Hartl（左）和Horwich（右）。本報記者成野攝

（Franz Ulrich Hartl）和亞瑟·霍里奇 Arthur L Horwich，既是勇者，又是智者。

早在四十年前，科學家Anfinsen通過對核糖核酸酶A的經典研究表明，蛋白質在體外可以自發的進行再摺疊，並獲得1972年諾貝爾化學獎。於是，蛋白質長期被認為在細胞內也是自行摺疊，導致人類對於由蛋白質錯誤摺疊所產生的腦退化症、帕金森等疾病一籌莫展。

醫學出身的Hartl和Horwich偏偏「不信邪」，他們通過在長期的生物研究中發現，蛋白質的摺疊需要分子伴侶(chaperon)的作用，通過注入分子伴侶，人類或許有機會影響蛋白質的摺疊。「剛開始，沒有人相信我們的提議，大家都覺得這是已成爲定論的題目，再說我們當時也不是專門從事生物研究的專家」，Horwich笑着回憶起當時的經歷，後來他們通過實驗數百種不同類型的蛋白質來證明自己的推斷。「當然會有挫敗，科學實驗本來就是九成九都要失敗的」。

儘管最初的爭論很激烈，但是通過X射線結晶成像術，人們已經看到了該機制，並接受了chaperon這一擁有浪漫名稱的存在。Hartl介紹，蛋白質可以比作流淌的蛋白，如果錯誤摺疊，就會出現等同蛋白質加



▲城大罷課學生稀疏，多數學生正常上下課。實習記者彩雯攝

另一方面，城大教職員工協會主席謝永齡昨天參加集會時高呼：「捍衛一國兩制，守護孩子，人人有責」，隨後卻號召學生填表參加「馬拉松絕食接力隊」。學民思潮代表甚至揚言：「發動超過兩百間中學學生會將反國教寫入政綱」，號召全港市民支持罷課。

罷課集會下午一點開始，由原本一小時拖到三句鐘。罷課來集會的學生直言：「大學生走堂有咩奇怪」。集會期間不少學生更成了「殭屍粉」，埋首玩手机。記者發現，許多參加集會的學生對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不甚了了。與此相反，大批城大學生如常上課，記者曾試接觸十數人怎麼看罷課集會，他們大多低頭擺手匆匆走過。

又訊，理工大學和公開大學計劃本月底舉行罷課集會。



教協十問 獨欠自問

沙鵬

熱固化的現象，變成纖維聚集，甚至產生毒素。「我們在蠅蟲上做過實驗，蠅蟲伴隨著年齡增長，分子伴侶不再活躍，而出現蛋白質錯誤摺疊聚集，逐漸癱瘓」，他們通過注入活躍的分子伴侶將解決此問題。「未來若應用於人類，那麼腦退化症、帕金森應該都有望迎刃而解」。

跨界工作的Hartl和Horwich作出不同的選擇，Hartl不再行醫而專注研究蛋白質摺疊，「我覺得研究將給患者帶來更多生的希望」。Horwich十年來仍堅持問診，既是優秀的大夫也是一流的科研人員，「兩個身份給了我兩個角度，我在實驗室時覺得我知道的已經很多了，但面對需要我幫助的病人，我才會發現我知道的太少」。

憑藉顛覆性的研究，Hartl和Horwich將去年的拉斯科獎（號稱美國諾貝爾），和今年邵逸夫獎（享譽東方諾貝爾）收入囊中。資料顯示，這兩個獎項的共同獲得者八成可以摘下游員爾獎，間或有無捧回諾獎的準備，原本侃侃而談的兩位學者突然一臉靦腆，「這個我們不能預測，我們只會繼續做研究」。或許，學習、顛覆直至超越，才是科學家向權威致敬的最好方式。



教協是「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團體成員。這個標榜「教育專業」的教師工會，是在次反國教風波的表現卻是，不專業兼未能以理服眾。它是「學民思潮」的應聲蟲，起勁地喊什麼國民教育等同洗腦教育的口號；又甘心被「家長關注組」牽着鼻子走，對它編制用以繳學校自主權之械的《小一選校錦囊》聽之任之。

相反，教協對特區政府的國民教育科新方案提出十個質問。例如撤回課程指引是否等同禁止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外界不應干擾學校開國民科，是否要排斥監察？由課程發展處檢閱國民科課程，等同「密室修訂」，如何回應市民訴求？為何堅持使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名稱，而不稱「公民教育」？

固然，撤回指引不等如禁止開科，但撤回不是教協等團體的要求嗎？一旦如大聯盟所願撤科，則開科的學校難免成為公敵，豈非正中教協等的下懷？

排斥外界監察之說，則是一派胡言。教協明知學校有法團校董會，有校友和家長代表，校本管理強調校本自主，若然校董會經民主諮詢和協商而議決開科，程序合理兼合法合情，還要問準誰的認可才定案？教協提倡的專業、自主，從何說起？情況就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只是十數人的自發組織，自己代表自己，竟稱全港十八區由各校家長教師會推選的家教會聯合會欠代表性

一樣，荒謬可笑。

課程發展議會是教育局諮詢組織，教協也有代表在內，但為反對國教科竟不顧程序和道理，將議會檢視國教科貶為「密室修訂」，從來各類委員會開會都要排議程定優次講取態，以至於規定人數和時間，教協參加的教統會、師訓會、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皆是，是不可能全部公開舉行。想不到堂堂教協，竟對學界代表轉達學界聲音、據理力爭的信心都沒有！教協要否定議事機制，等於自我否定，否定自我專業。

不撤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是否代表指引依然生效？政府已表明不強制開科但容許自決，教協向來反對一刀切，想開科的學校就不能用指引來作參考？孔子說名正而言順，絕大部分香港人是中國人，也是中國國民，學生接受國民教育乃光明正大之事，學校打正旗號開國民教育科，不是比什麼虛有其表的公民教育科更清晰嗎？不是更方便教協等反國教團體去識別嗎？

教協十問，看似振振有詞，甚至義正辭嚴，可惜只是為反而反，底氣不足，邏輯不通。偏偏忘記問自己：既然一大批中學生以至教師和市民對國教科有那麼多疑問，有八萬會眾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不是更應該負起解惑的最基本責任嗎？為何變了反國教的啦啦隊？